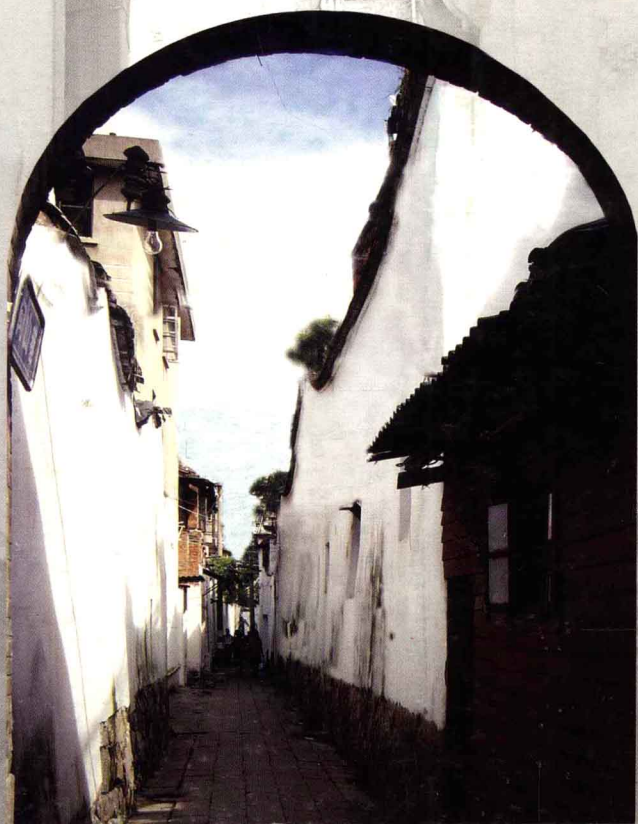


# SanFangQiXiang

# 三坊七巷

● 林那北 著

严复、沈葆楨、林旭、林觉民、林徽因、谢冰心、庐隐、郁达夫、郭化若……一大串在中国近现代舞台上风起云涌的人物，他们的生活背景都或多或少映现在三坊七巷。偏于东南一隅的福州，自古都很难挤进历史的聚光灯下。那么，小小的三坊七巷究竟凭借什么力量，将“人杰地灵”一词再而三地证明？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  
海峡书局

# 三坊七巷

林那北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  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三坊七巷 / 林那北著. —福州: 海峡书局, 2011. 5  
ISBN 978-7-80691-673-5

I. ①三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名人—生平事迹—福建省—近代②名人—故居—简介—福州市 IV.  
①K820.857②K87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9189 号

责任编辑: 刘晓闽

装帧设计: 卢清

## 三坊七巷

---

著 者: 林那北

出版发行: 海峡书局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

网 址: [www.hcsy.net.cn](http://www.hcsy.net.cn)

邮 编: 350001

印 刷: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19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40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91-673-5

定 价: 25.00 元

---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- 序:关于坊巷的记忆/3
- 悲情郎官巷/7
- 二十三个春秋的晚翠/9
- 一个老人安歇了/28
- 坊里流金巷是银/42
- 来自古麻刺朗国/45
- 来自最底层/57
- 那么那么幽长的宫巷/64
- 刘家大院/66
- 沈家大院/76
- 笔墨文章满坊巷之一/94
- 屋檐下的墨香/96
- 玉尺山房/107
- 笔墨文章满坊巷之二/121
- 六子科甲/123
- 五子登科/133
- 文儒坊里的武将/142
- 甘国宝的两种传奇/144
- 一个生命的两段章节/156
- 杨桥巷十七号/169
- 长民先生/171
- 觉民兄弟/180
- 后记:说不尽的三坊七巷/196
- 附一:三坊七巷名人简表/199
- 附二:三坊七巷名人姻亲关系简表/206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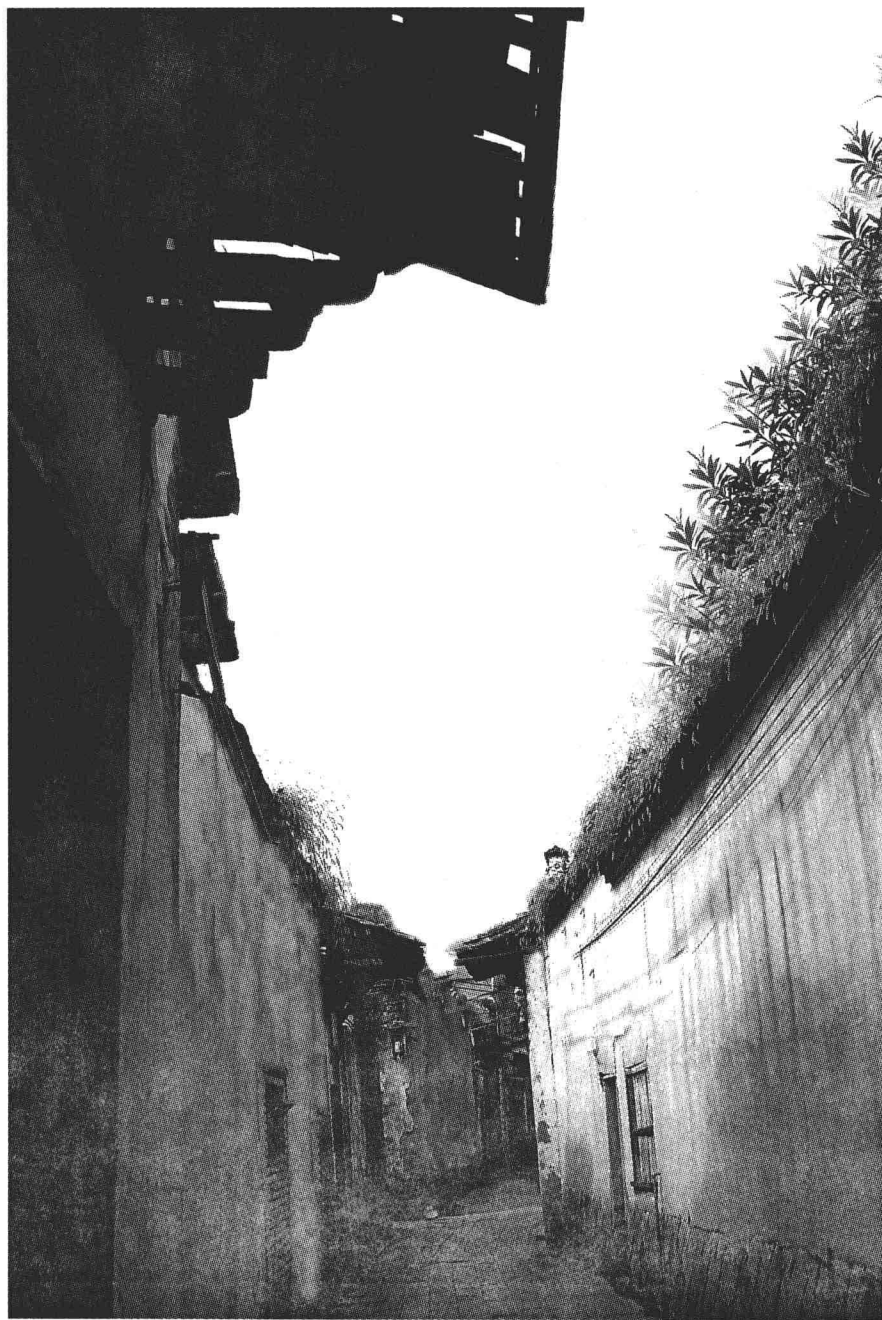
## 三坊七巷

关于坊巷的  
记忆



这条小巷从衣锦坊横穿至文儒坊





2

文儒坊大光里





# 序：关于坊巷的记忆

坊与巷，这是两个古老的词，时间已经在上面镀了一层厚厚的铁锈，锈色下，它们日益逼仄、狭小、泛黄、淡远。

似乎已经缩在角落里。

似乎已经脆弱得像一片枯叶。

似乎连呜咽声都渐渐凝噎。

现代社会铺天盖地的时尚浪潮与它们无关，它们属于过去，属于旧日生活。

但如果怀想，只要怀想，我们就看到了，看到它们曾经花朵般开放在时间深处，纵与横，方与正，竟然那么那么井然，宛若训练有素的军队，宛若有规有矩的棋盘。

中国古代城市以方格网街道系统为主，区划整齐，排列有序。从战国到北宋初年，实行市里制度，以坊为单位，坊内不可经商，经商只能到固定的市场。北宋中期以后，采用街巷制，拆除坊墙，居民区由原坊内小街发展成横列的巷，商业沿城市大街布置。

只是福州的三坊七巷，它“坊”与“巷”的意义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二者甚至是重叠的。

公元前 202 年，福州城初建时，称“冶城”，统治者是越国溃败后，避奔入闽的勾践的后裔——无诸。

过了两百多年，西晋时期的福州已经稍有些规模了。新置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嫌城太小，便在今屏山南麓建成一座郡城，称为“子城”。到了唐天复元年，即公元 901 年，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为了“守地养民”，又在子城之外，以钱纹砖砌筑起一座“罗城”，这是当时全国唯一

的砖城。三坊七巷就在罗城的西南部，面积六百六十一亩。

衣锦坊、文儒坊、光禄坊；

杨桥巷、郎官巷、塔巷、黄巷、安民巷、宫巷、吉庇巷。

那一条叫南后街的路，最初的雏形是什么模样呢？比王审知修建罗城更早时的雏形？你无法告诉我，没有人能告诉我。不长的路，从北至南流泻而下，右边伸出三只手，左边摊大七只脚，像一条中轴线，将三坊与七巷优雅地携在两腋，排列整齐，纵向有序，已经一千多年过去了，竟格局依旧，成为中国现存唯一坊巷格局的老街，成为“里坊制度活化石”。

最初究竟是谁设定出如此工整的格局？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无数高官巨商大儒在此买地建房，为什么又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个格局小心维持下来，谁也不越界破规？现代都市轰隆隆的行进大脚，也奇迹般从它身边一次次绕过，没有踩下。

是侥幸？还是偶然？抑或如有人所说，是因为这方老屋灰瓦土墙间弥漫着太多雄才英杰的气息，天犹不忍，暗中庇佑，至于今？

严复、沈葆楨、林旭、林觉民、林徽因、谢冰心、庐隐、郁达夫、郭化若……翻动历史，会惊奇地发现，一大串在中国近现代舞台上风起云涌的人物，他们的生活背景都或多或少映现在三坊七巷，稍一数，竟达一百多人之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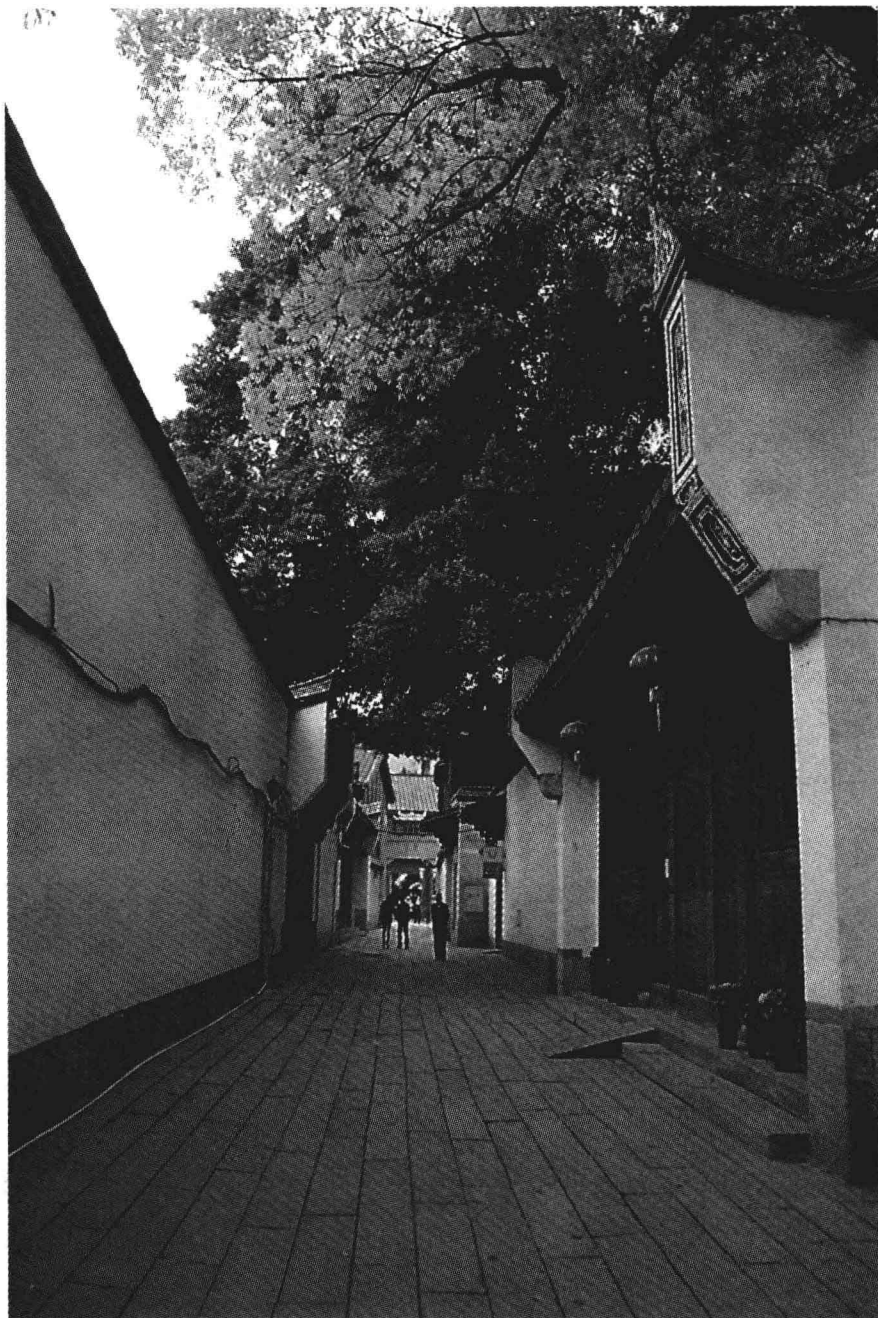
偏于东南一隅的福州，自古都很难挤进历史的聚光灯下。那么，小小的三坊七巷究竟凭借什么力量，将“人杰地灵”一词再而三地证明？





三坊七巷

悲情郎官巷



官巷






# 悲情郎官巷

在三坊七巷中，郎官巷现在是最幽静古朴的。日落月升，它一如既往地温婉恬淡，少了嘈杂，也少了烟火气。青石板老路已经被磨得凹凸不平，沧桑得宛若年迈的祖母。

它的长度也最短，只剩一百多米了。其他六条巷都是笔直的，只有它略微弯曲，所以当年它的长度据说列七巷之首。





刘涛是谁？不知道——不知道他的官衔大小、他的才情高低、他的禀性爱好，甚至，不知道他的家居旧址，更不知道他生于何时死于何地。一切都覆盖在谜一样的未知之中。

唯一可知的是，宋朝时他的家在这里。那时这一条巷子本来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就是因为这个刘涛，因为刘涛的儿子是郎官，孙辈也接连做起郎官，郎官结队成行，满巷生辉，于是改了名，干脆叫郎官巷。

郎官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官呢？

“郎”其实是帝王侍从官的通称。“郎”即古“廊”字，指宫殿的廊。郎官的职责原为护卫陪从，随时建议，备顾问及差遣。战国时就开始置设了，秦、汉相沿，东汉时，以尚书台为政务中枢，分曹任事的人通称为尚书郎，职责范围与过去的郎官不同。后世以侍郎、郎中、员外郎为各部的要职。到了清代初年，刑部设十四个司，各司长官正的称郎中，副的称员外郎，总称“郎官”。

似乎有点复杂，但简而化之来看，这个刘涛，在当年肯定是挺风光的。一个子孙都在神秘遥远的皇宫中终日围着皇帝打转的人，他的家族谁敢小觑？谁不羡慕？可惜如今都风吹云散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

留下的只有一个人名和一条巷名。

在三坊七巷中，郎官巷现在最幽静古朴，日落月升中，它都一如既往地温婉恬淡，少了嘈杂，也少了烟火气，青石板老路已经被磨得凹凸不平，沧桑得宛若年迈的祖母。

它的长度也最短，只剩一百余米了。其他六条巷都是笔直的，只有它略微弯曲，所以，据说当年它的长度列七巷之首。

## 二十三个春秋的晚翠

晚翠就是林旭，林旭的号。

组合得多么美好的两个字！一路走去，一直走进肃杀荒凉暮色苍茫的晚境了，生命之色仍然不减不褪，依旧有着最纯粹的“翠”——翠绿、翠亮、翠生生。

可是林旭没有晚境，他只活了二十三年。光绪二十四年，即1898年，他与谭嗣同、刘光第、杨锐、杨深秀、康广仁等六人一起，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被斩杀，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

死是因为维新变法，是因为他是四位四品卿衔充军机处章京之一，是因为他深得光绪帝的赏识，是因为光绪帝关于维新变法的诏书多由他起草。

一个仅仅二十三岁的青年！

二十三年中，他有十六七年是在福州度过的。

生命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普通，虽然爷爷林福祚稍有功名，是道光己酉年举人，在安徽任过县令，但父亲林百敬却仅中秀才，收入微薄，家境贫寒，并且在林旭年幼时就已病逝。



林旭

母亲抑郁成积，很快也去世。孤儿的日子怎么过？只能靠两位叔叔接济一些了。在他七岁那年，叔叔把他送进私塾读书，学习诗词律赋。他很争气，学得很好，据说常常“出语惊其长者”，于是被视为“神童”。而且，他“喜浏览群书”，家里连维持三餐都艰难了，哪有闲钱买书？他并不沮丧，向邻里乡人借阅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，谁有好书他都毫无羞涩地凑近去借来一阅，据说能过目成诵，让人吃惊不已，也不免生出敬意，于是都“乐与之”，只要想看，就拿去看吧看吧。

这一段生活其实是辛酸的，辛酸得如同一场漫无边际的瓢泼大雨，而他则如一株幼竹，在雨中摇晃、蜷曲、疼痛，最终还是咬紧牙关，坚持抗争，并且奋力向天空展现出柔韧的枝丫与绿油油的叶片。

命运的转折点光绪十七年，即1891年出现。

这与一个人有关。那个人叫沈瑜庆，清末名臣沈葆楨最钟爱的第四子，光绪十一年乙酉科顺天乡试第四十九名举人。光绪元年，即1875年，沈葆楨从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位上，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时，把十七岁的沈瑜庆带上了，让他了解军务吏事以及社会现状，使沈瑜庆大开了眼界。四年后，沈葆楨病死在两江总督位上，皇帝恩赏沈瑜庆为候补主事。考中举人后，经沈葆楨的老友李鸿章推荐，沈瑜庆到江南水师学堂任职。

江南水师学堂在南京，林旭在福州，两地相隔千山万水，两人本来无论如何都难以邂逅相逢的。偏偏凑巧，1891年的那个春天，沈瑜庆回家省亲扫墓。该祭拜的祭拜了，该忙碌的忙碌了，



张之洞



慈禧太后

然后闲下无事时，沈瑜庆到林旭私塾老师杨用霖家串门。

他是冲着—个传言去的：私塾里有位少年，文章了得，胸襟了得，抱负了得！

最初沈瑜庆也许只是出于读书人的惜才爱才之心，但是，把林旭的文章看过之后，他有其他想法了。

沈家有女初长成，名鹊应，才貌都全。这个做父亲的心里—动，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。

史书关于这一事件的过程没有多少记载，记载的只有结果：林旭成了沈瑜庆的长女婿。

的确太戏剧化了。在那个门第观念根深蒂固、门当户对还十分盛行的年代，出身豪门的沈瑜庆仅仅因为“异其博”，就把女儿的终生托付出去了，他做出了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选择。

林旭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大事作何感想呢？犹豫还是狂喜？两个家庭差距太大了，简直天壤之别。他的家族中，仕途的高峰不过是爷爷，而在爷爷任县令时，沈葆楨正在两江总督的任上，一个小小的县令不过是沈葆楨手下微不足道的一员。七品芝麻官与位高权重的封疆大臣攀亲了。

沈瑜庆直接把林旭带往南京与女儿完婚，然后让他留下随任读书，亲自指点。此举究竟是因为实在太喜爱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而不忍割舍？还是从当年自己跟随父亲受益匪浅中获得启示呢？——他随父亲赴南京时十七岁，林旭随他赴南京时十六岁，—样是豪情万丈却苦于见识局限的青涩年纪。

林旭贫乏局促的生活突然被—束聚光灯射中，自此大变。

不久，沈瑜庆被张之洞招为幕僚，督署总文案兼总筹防局营务处。林旭也跟随前往武昌。那期间，张之洞身边聚拢了诸多精英，柯逢时、袁昶、梁鼎芬、黄遵宪、郑孝胥、叶大庄等等，这些名流不仅带给林旭全新的知识，更让他领悟到非同寻常的人生境界。

1893年春他回福州应试，先参加童生试，三试皆冠，考取秀才。接着参加癸巳乡试，考中举人第一名。其应试作文很快流传到社会，居然脍炙人口，一时成为美谈。

沈瑜庆一定比谁都兴奋。像赌博一样，他做主定下这门亲事，绝不是要把女儿往贫民窟里推的，而在那时，学而优则仕几乎就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，科举之路再沉疴遍地，脚不在上面一步步往上踩，就很难有出头发达的日子。

或许就是在回乡应试的那一年，林旭在郎官巷买下一幢房子。

他爷爷的老家在福州东门塔头街，因为年久失修，老屋已经破败不堪了。既然需要换新居，不如直接到三坊七巷中去，好歹离沈鹤应位于宫巷的娘家近一点。

房子不大，很玲珑。按他的心意，这房子不会久住，只是作为将来偶尔携妻儿回福州的暂时歇息处，最多留待叶落归根的晚年享用。看过外面的精彩世界之后，他心大了，眼高了，他相信自己肯定不仅仅只属于福州。

举人之后便是进士。林旭确实朝着这个目标前行了。

1894年，就在中解元的第二年，他初次进京参加恩科会试，以为志在必得，不料却落第。林旭多少有些失落。一考考成解元，再考哪怕



沈瑜庆行书





叨陪末座，怎么也该榜上有名呀，谁知人算不如天算，竟输了。唯一让他欣慰的是，他的一些诗文开始在京城流传，名动一时。

第二年，即1895年，林旭又参加乙未年科礼部会试，居然再次名落孙山。

他脸上肯定有些挂不住了。当年那个语出惊人的神童哪里去了？那个让见多识广的沈瑜庆“异其博”的少年哪里去了？

那次落第之后，林旭没有走，他留在京城了，捐资为内阁候补中书。

“内阁中书”官阶不过从七品，在内阁中掌撰拟、记载、翻译、缮写之事。“候补”自然更微不足道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得“工作”了，这几年自己及妻子的生活用度一直是岳父出资，岳父虽然并没有丝毫怨言，但也不能永远这么下去呀，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

在他两次进京应试期间，一件大事正在发生。

东邻小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，并积蓄力量向外扩张。吞并朝鲜、侵略中国成为他们基本国策。这个野心当时甚至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，除美国外，其他列强也积极怂恿。由于英法俄德在中国的争夺已经十分激烈，英俄都想把日本结为自己的伙伴，以战胜对手。1894年初，朝鲜爆发农民起义，朝鲜政权向清政府求援。事情本来不复杂，因为历来是中国的附属国，朝鲜已经习惯于有难就开口相求，而清政府也没有多虑背后的危机与险恶。

危机来自日本。日本假惺惺地怂恿清政府“何不代韩戡乱”，又表示“我政府必无他意”。真没有他意吗？不是。他们其实已经磨刀霍霍了。

1894年6月4日，清政府派淮军将领、直隶总督叶志超率兵一千五百人开赴朝鲜牙山。不到半个月，日本兵也陆续从仁川登陆，占领汉城附近的战略要地。又过了半个月，他们入韩兵力已达一点八万人，并成立海军联合舰队，很快控制了朝鲜西岸。

一切都明朗化了，再傻的人此时都明白了日本人的野心。但仍然有人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或者心存侥幸，也许……说不定……他们指望什么

